

光尘间,洞见生命的诗与哲学

——评储建红《光尘纪》摄影展的东方美学意蕴

□梁天明



雨丝风片

在深圳九月艺术馆举办的《光尘纪》储建红摄影展,如同一部用光影书写的东方美学诗集,将观者引入一场关于生命本质的哲学沉思。这场展览宛如一场心灵的叩击,为观者开启一扇通往东方美学深邃之处的大门——当镜头穿透那些尘寰褶皱、那些被岁月磨损的旧物、那些异域女性

性的衣纹,还有砖缝中攀援的草木……储建红不是简单地用相机记录世界,而是以光为笔,以尘为墨,书写一部关于生命的诗与哲学启示录,用镜头带领我们去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美好与力量。

此次展览由南通市摄影家协会主办,广东省摄影家协会艺术摄影委员会协

办,深圳九月艺术馆承办。在展览的一个月间,吸引着一每一位渴望在艺术中找寻生命真谛的人前来探索。

光影中的生命韧性

储建红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南通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多年来在人文纪实摄影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她的作品曾系统性聚焦中国边疆地区(甘南/川藏/新疆),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与敏锐感知,于摄影艺术的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在《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表大量摄影作品,后创立北京野魅摄影工作室,专注人像与明星形象包装,获凤凰卫视专题报道。此次摄影展,更是她艺术生涯的一次高光呈现,多幅作品被《中国摄影家全集》收录及徐悲鸿艺术馆永久收藏,便是对其艺术成就的有力佐证。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储建红以“光”隐喻瞬间的灵性觉醒,“尘”象征时间的沉淀与生命韧性,她通过女性特有的视阈,用镜头来探索平凡中的生命光辉,观众在光尘交织中,回归生命本真的心灵共振。

储建红的镜头始终在捕捉那些被视

实棱镜折射的瞬间。展览分为斑斓之茧、刹那流光、浮生之镜三大板块。踏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斑斓之茧”篇章。在这一部分,异域女性褪色却依旧灼人的衣纹、金线在粗糙织物间倔强闪烁的瞬间被储建红的镜头精准捕捉。这些画面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对生命在局限中追求美的韧性的深刻诠释。当异域女性褪色的衣纹成为生命美学的隐喻:金线在粗粝织物间闪烁,恰似苏珊·桑塔格所言“以思想的方法打开大千世界的门”,此时,在储建红的镜头下,每一道色彩、每一个纹样,都成为生命不屈的象征。它们让观者不禁思考,当繁华落尽、表象褪去,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永恒不变的光芒?当观者凝视这些摄影作品时,会骤然惊觉那些被忽视的日常褶皱里,正涌动着生命的活力——正如僧袍的橙红在绿荫中跃动,小沙弥的嬉笑在古刹回响,储建红用镜头完成了对“存在之澄明”的视觉诠释。这些作品,就像一把把钥匙,开启了观者内心深处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之门。

叙事中的艺术细腻

面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储建红以她特有的敏锐和东方女性的艺术细腻,镜头聚焦社会现实与自然人文的交界,构建兼具思想深度与视觉美学的影像体系。在“刹那流光”篇章中展现出东方美学意蕴,观众被视觉叙事紧紧包围,光影穿透尘埃的生命力,在与艺术家的对话中悄然绽放。

储建红不迫逐聚光灯下的摆拍,而是采撷那些鲜活的生命:匠人打磨器物的专注侧影、孩童未经修饰的纯真笑容、劳动者浸透汗水的衣襟。这些瞬间如同水滴折射阳光,在艺术叙事的场域中保有个体的精神呼吸。当观者驻足于这些影像前,会突然理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每个独特光影色斑都在诉说着我们特有的东方美学。这是群体生活宏大叙事下对生命个体的独特关注,是日常生活的洪流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沉默的发光体”:未

经雕琢的瞬间笑容、沉浸日常生活的质朴神态……这些看似平凡的微观时刻,在艺术家的镜头下被赋予了别样的灵性质感。它们让个体在社会的大环境中,依然能清晰地展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与生命气息。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在浩瀚的宇宙中各自闪耀,共同演绎着各自的光彩而相互映照、彼此成就,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生命的诗与哲学的意义。

这种东方美学式的独特凝视,与储建红早期的人文纪实实践一脉相承。从甘南草原到川藏线,她始终在寻找社会现实与自然人文的交会点。这种坚持在《光尘纪》中升华为更具哲学深度的视觉语言,当僧侣的袈裟在晨雾中泛起涟漪,当工厂女工的银饰在流水线上闪烁,这些影像不再是简单的社会记录,而是东方美学的阐释。

技术中的女性智慧

作为深耕胶片暗房的女性艺术家,储建红的智慧始终站在摄影艺术的最前沿,保持着技术的自觉。她拒绝数码时代的过度修饰,转而在大幅幅摄影的仪式感强化影像的真实性。这种技术选择体现了她创作理念的智慧:当镜头对准尘埃时,技术必须退居幕后,让位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正如她镜头下佛学院干僧饭的场景,烟雾缭绕中的专注神情不需要任何技术滤镜,真实本身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展览的策展逻辑也体现着东方美学的女性智慧。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用诗一般的语言,论述储建红的摄影艺术:“心光启蔽、破茧之觉;见微知著、群像星丛;显微成藏、尘寰永恒”。于是,我们从储建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心光启蔽”的澄明禅意,到“见微知著”的影像哲学,再到“显微成藏”的幽深视觉,构建起层层递进的诗学。这种诗学暗合《周易》“观物取象”的思维,将东方智慧转化为现代摄影语言。当观者穿梭在这些摄影作品中,如同经历一场视觉的禅修,最终在尘埃深处窥见永恒微光。

在“浮生之镜”篇章中,将观众的目



光引入到日常生活最细微之处。被岁月摩挲得痕迹斑驳的旧物肌理、砖缝中顽强攀援生长的草木筋骨、穿越喧嚣人群的沉静目光……这些本应在时间的洪流中无声消逝的日常片段,在储建红的镜头下,获得了庄重的呈现。这一部分作品与中国美学中“一沙一世界”的哲思不谋而合,以小见大,通过对微小事物的细致刻画,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永恒。当我们凝视这些作品,仿佛能触摸到时间的纹理,感受到生命在卑微处的顽强力量,体会到那足以刺破时间迷雾的永恒微光。

储建红曾创建国内首个家纺产业摄影基地,她将商业摄影的经验注入艺术创作中,她手中的摄影机就不仅仅是工具,更成为技术与美学的桥梁。这种创作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影像力量不在于技术奇观,而在于对东方美学的不懈追求。

《光尘纪》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隐喻——光与尘,一个代表永恒,一个象征无常;一个来自宇宙深处,一个起于大地之上。储建红的摄影正是在这对矛盾中找到了张力所在:用最易逝的物质(尘)捕捉最虚无的能量(光),最终凝固成艺术的图像,她按下的每一次快门都释放出永恒的东方美学。

当观众走出展厅,重返城市的喧嚣时,或许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变得不同了,阳光在玻璃幕墙上的反射,空气中飘浮的微尘,墙角阴影的新变色调,这些平日被忽视的细节突然获得了新的意义。这种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或许正是储建红摄影的珍贵馈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这样一场展览宛如一泓清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静下心来,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感受光与尘交织中的艺术。

弹壳里的稻香

——“高明庄战斗”聆听记

□张健



1991年初秋,我背着行囊踏过泥泞的乡间小道,来到如皋最西隅的高明乡报到。青砖黑瓦的乡政府门前,两株古槐筛落斑驳日影。我被安排担任秘书之职,每日与文书案牍为伴,倒也清闲自在。

办公室里有位叫许鹏的通讯报道员,生得剑眉星目,一口浓重的乡音总带着泥土的芬芳。某个慵懒的午后,他神秘地凑近我耳畔:“张秘书,可晓得高明庄那场血战?当年新四军就在咱这片稻田里,打得小鬼子哭爹喊娘!”见我茫然,他当即要带我去寻访亲历者。

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金色稻浪间。秋阳为阡陌镀上蜜色,远处农舍的炊烟在蓝天下袅袅舒展。行至村口老榆树下,几位对弈的老者听闻来意,其中缺了门牙的那位突然双目放光:“那仗打得天昏地暗!我那时钻在床底,外头的枪声比过年鞭炮还密!”他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浑浊的瞳孔里跃动着六十年前的火光。

忽见一位清癯老者拄杖而来,许鹏连忙起身行礼。原来这位廖益清老人,正是当年亲历战火的抗战“小战士”——儿童团团长。他將我们引至自家小院,青砖漫地的堂屋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老人银发上织就金沙。

“四一年深秋啊……”廖益清老人挺直佝偻的脊背,嗓音陡然清亮,“敌伪扫荡扑空丧,狼狐反集肆猖狂——”他忽然吟诵起来,声音在堂屋里回荡,“日伪军刚在夏季‘扫荡’吃了败仗,气急败坏!”11月上旬,他们从黄桥纠集千余人马,兵分三路,像疯狗一样扑向卢港、高明一带,妄图一口吃掉咱们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那是要报复啊!”

老人枯枝般的手臂凌空劈下,“途经高明器焰灭,路逢绝径锐气伤——”他继续吟着诗句,“叶飞旅长,那是真会用兵!他早看穿了鬼子的鬼把戏,领着咱们一团,根本

不跟他们硬碰硬。咱们先是巧妙避开他们的锋芒,让他们东扑西找,累得跟丧狗似的,拳头全打在棉花上——扑了个空!”

“英雄埋伏虎气生,健将擒敌腹谋旺——”廖老的声音变得凌厉,“等这群疯狗拖着疲惫的腿脚,垂头丧气想缩回黄桥老窝时,叶旅长一声令下:‘打!’专打他们最凶的一路——那个叫加藤的大队长,领着100多鬼子,裹挟着600多号伪军,耀武扬威地来了。14号下午两点多钟,太阳正毒,这伙敌人拖着抢来的东西,稀稀拉拉走到东南叶庄,正想喘口气,再往高明庄西北(就是现在的翻身村)退。嘿!哪里走!”

“一声令下猛出击,敌伪屈指重伤亡!”老人突然高声诵出最后两句,拳头攥紧了,仿佛握着无形的钢枪。“咱们一拥,像神兵天降,早就埋伏好了!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来,把他们死死截住!叶旅长亲自到了最前线指挥,那枪声、炮声、喊杀声,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我仿佛看见伏击圈骤然收紧,午后的烟尘中潜伏的战士猛地跃起,草鞋踏碎稻秆的脆响被震耳欲聋的枪炮淹没,硝烟混着稻香、血腥味的奇异气息瞬间弥漫了整个田野。

“加藤那老鬼子还想顽抗?做梦!咱们的战士像猛虎下山,机枪的火舌‘突突突’地舔着稻田埂,子弹打得土块乱飞,稻草秆子齐刷刷地断!刺刀闪着寒光,杀声震天动地,划破烟雾,跟鬼子伪军绞在一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位从人头当空一直打到星斗满天,整个高明庄西北都打红了眼!”讲述到冲锋时刻,廖老猝然拍案而起,惊飞檐下麻雀。“杀——!”他喉间迸出的战吼似能震落梁上的积尘。在那颤动的叙述里,我看见年轻的战士们前赴后继,鲜血在稻茬间蜿蜒成溪,染红了秋收的土地。

“咱们的乡亲,真是好样的!”廖老平复了一下情绪,语气转为坚定和温暖,“战斗

一打响,咱们庄的党支部书记王友俊,了不起!短短一个钟头,就组织起民兵、担架队、农抗会会员,还有我们儿童团员,小四百号人啊!冒着枪子儿往前线冲!给部队带路,熟悉地形;把家里做好的熟食和烧开的茶水,一担担挑上火线;给伤员喂水、擦洗、包扎,洗那沾满血的衣服……”

“这一仗,打得真解气!当场打死打伤鬼子伪军三百多!那个不可一世的加藤大队长,也被咱们的子弹咬了一口,挂了彩,最后像丧家犬一样,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连夜夹着尾巴往黄桥方向没命地逃!”老人的语气充满了胜利的自豪!“打扫战场时,我们跟着排长周昌元,在硝烟还没散尽的野地里搜寻。嘿,不仅发现了躲藏的两个日本兵,还搜集了好多枪支弹药,把咱地方武装的腰杆子都撑硬了!”

“乡亲们那个高兴啊!战斗结束才三天,军分区就在江安周庄头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廖老眼中闪着光,“连我们这些跑前跑后、送水送饭、救护伤员的儿童团干部都去参加了,亲耳听到了叶旅长那鼓舞人心的讲话!延安的《解放日报》,都用铅字把咱们高明庄的大捷传遍了全中国!”此刻,那些铅字仿佛化作鲜活的画面在我眼前奔涌:欢呼的人群,飘扬的旗帜,叶旅长坚毅的面容。

“你知道吗?”廖老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沉痛,“鬼子败退时,一路像疯狗,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一个叫仇英英的年轻妈妈,正在家里给才9个月大的婴儿喂奶啊……就被闯进来的鬼子兵,一枪……”他哽咽了,浑浊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后面的战士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冲进去……只看到……血泊中的母亲……”战士立刻对我喊:“快!把孩子抱走!送到安全地方去!”

当说到掩护伤员的战友和这悲惨的一幕时,廖老突然失了声,肩膀微微颤抖。他

颤抖着从樟木箱底捧出那个蓝布包,像捧着无比珍贵的记忆,层层揭开,一枚锈蚀的弹壳静静躺在掌心。他凝视着它,仿佛又看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和那些消逝的青春脸庞。“有个年轻的战士,才十九岁……还有那无辜的母亲……”泪珠无声地砸在铜锈上,夕阳透过窗纸,将弹壳上的伤痕照得晶莹剔透,也映照看老人心中永恒的伤痛。“那要人命大,活下来了。后来在搬经镇严桥村落户,现在都有儿孙了,生活得很好……”后来市电台的同志带我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能活在世上,要感谢新四军,感谢廖益清大哥啊!”这跨越生死的救赎,是血色战场上微弱却永恒的人性光辉。

辞别时老人执意相送,他的身影在暮色中渐渐化作一杆历经风霜却坚韧不屈的修竹。临别那握着我手的掌心,粗糙如战场焦土,传递着沉甸甸的嘱托:“年轻人,要记得啊……”晚风捎来未尽的话语,散入渐起的蛙鸣,也融进这片承载了太多血火记忆的土地。

后来我在查阅文史资料时,印证了老人讲述的辉煌:高明庄战斗,是新四军东进后反“扫荡”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像一记重拳狠狠砸在日伪的嚣张气焰上,对巩固如西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在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里,还能看到记录这场战斗的珍贵照片。

三秩春秋掠过,又逢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听说廖老已化作青山,唯有村口那株老榆树,依旧在秋风里沙沙翻动记忆的书页。

黄昏伏案时,我常取出当年的笔记。泛黄的纸页间,墨迹早已沁入纤维,就像那些故事早已长进这片土地的肌理。廖老的声音总在此时清晰响起,带着弹道的灼热与稻穗的清香。历史原是如此奇妙——它不仅是尘封的往事,更是照亮前路的星火,在每一个讲述的瞬间重获新生。

江畔听潮

战友结伴游,挺好!

□赵国庆

前不久,我的一篇《战友结伴游》的游记,先后在解放军东部战区《东海前哨》微信公众号(6月4日)和《江海晚报》(6月8日)发表后,引起不少人关注。有的战友、同学还来电询问“结伴游”的来龙去脉和收获感受,并聊起战友聚会如何改进的话题。

战友是军营里并肩战斗的同伴,这世上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就是一起当过兵的战友情。大约10年前,战友聚会逐渐成了一种潮流与时尚。一时间,10年一聚会、5年一联谊,比比皆是,发起和参与者,大多是分别几十年退休了的花甲老兵。战友相聚,回忆过去,互诉衷肠,不仅给晚年生活增加了一份精神寄托,而且对弘扬军人精神,保持军人本色,也具有一定的助推意义。战友聚会能取得圆满效果,关键在于活动的策划与组织。有的战友聚会活动组织不严密,甚至还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是单纯聚餐喝酒,没有更多思想和情感交流,加之不少战友入伍年代不同,或彼此过去没有交往,走到一起缺少心灵的同频共振,使战友聚会渐渐失去吸引力,出现了越聚人越少、越聚越没味的趋势。由此,如何减少战友聚会频次,提升聚会品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去年7月,我们原南京军区步兵学校1979届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健在的9名同学在毕业45周年之际,相约在曾经学习生活过的皖东滁州市聚会联谊。阔别几十年再次相聚,同学们的激动与喜悦滴灌胸膛。聚会期间,同学们商定,今年起,要分别到各位同学的家乡走一走,感受一下各地的人文地理风情,改进战友聚会的方式方法,变“定期聚”为“结伴游”,提升战友聚会的文化品位和吸引力。家住江西省高安市的竹生同学十分爽气地接下了皖东聚会后的第一单,并将游览安排在高安市邻近的省城南昌市。5月中旬,9名同学除2人请假外,其余7人一个不缺,其中6人家属随行。

战友结伴一起游,让大家开心无比,收获满满。

一是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退休后,战友们都忙于工作,外出游玩不多。退休后,旅游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而与什么人一起旅游,关系到游玩的获得感与快乐感。与陌生人一起出游,彼此不熟悉,往往心灵难以沟通,游不到一起。战友做“搭子”,肩并肩走在一起,一路上谈天说地,有说有笑,抛去熟悉的自己孑然一身与天地相融,仿佛又回到从前,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其乐融融。

二是提升了战友聚会的文化品位。“定期聚”重在“聚”,说白了就是见个面,喝顿酒。宴会上上是不劝酒,但不少战友一上桌往往难以控制。战友们从四面八方老远赶过去,收获甚微,一两次一聚,就没兴趣。“结伴游”,重在“游”,在叙旧的同时,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汲取政治、经济和文化营养,增长见识。如我们在滁州相见,真正的旨趣也不是一般的聚会,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寻根之旅,寻找哺育我们的成长之根。而在南昌结伴旅游,则是一次寻魂之旅,寻找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之魂,寻找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救国救民之魂,寻找激励我们保持晚节的不朽之魂。

三是增进了战友的兄弟情谊。几十年前,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在一条战壕里结下浓厚情谊。现在相约一起游玩,过去、现在、未来,有言之不尽的谈资。随行的家属们一同游玩,一见如故,含饴弄孙、锅碗瓢勺的话题聊不完,战友情谊得到延伸,精神世界获得升华。

当然,提倡战友“结伴游”,并不是要否定“定期聚”,更不是不搞不可的“定期游”和必须人人参与的“集体游”。“定期聚”要尊重多数人意愿,从实际效果出发,“结伴游”也要尊重战友和家属的意愿,自愿找“搭子”,尽量找战友群中“对”的人一同出游,且频次不宜高,人数不宜多,一路要讲安全。

濠滨射虎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八十七)

西湖之夜,玉盘初悬(二字机械名词) 液压

作者:崔亚群 评析:孙胜利

这则灯谜出自“威博液压杯”第四届江苏灯谜大会创作赛并荣获“优秀灯谜作品奖”。此谜属离合体,在谜面拟写、谜法运用、谜底扣合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值得品读赏析、学习借鉴。

首先是谜面简练,意境营造精美。“西湖之夜,玉盘初悬”系作者自撰,虽非诗句,却有诗情,所透出的意境恰如“银汉无声转玉盘”“月华如水正满轮”的诗意,满月初升,明镜高悬,谜面短短八个字的描绘,简而要凝练,尽显西湖“山影与天都在水,风光为月不留云”的美好夜色,空灵而静谧,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触目所及的画面感,令人神往。

其次是谜法简明,谜底扣合精准。“液压”一词系机械行业专业术语,作为谜底,在扣合上综合运用方位法、离合法,可谓精细准确、清晰通透、简洁明了,具体来说,“西湖”以方位法取“?”;“夜”字直接使用,通过“之”字联系将二者合为“液”字,“盘初”以方位法取“!”;通过“悬”字抱合将“玉”字与“!”组合成“压”字,这里的“玉”字看似直接使用,实则做了不易察觉的“离合”,那就是将“玉”字最上边的“一”与下边的“玉”稍作离析,然后先用“一”和“!”合成“厂”字,再用“厂”字和“土”组合成“压”字,这一手法虽然不是作者首创,但是用在这条谜中却显得十分自然得体、工稳妥当,至此,谜底“液压”和盘托出。由此可见,此谜荣获第四届江苏灯谜大会创作赛“优秀灯谜作品奖”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